

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 剑桥插图考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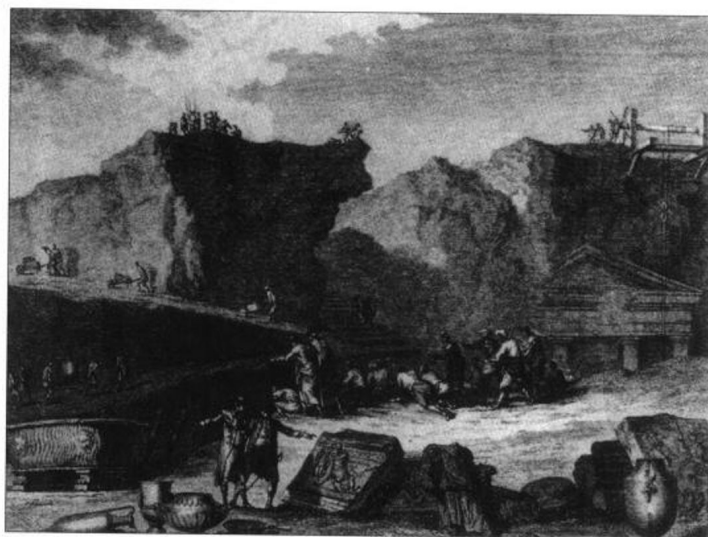
保罗·G·巴恩 主编 郭小凌 王晓秦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 剑桥插图考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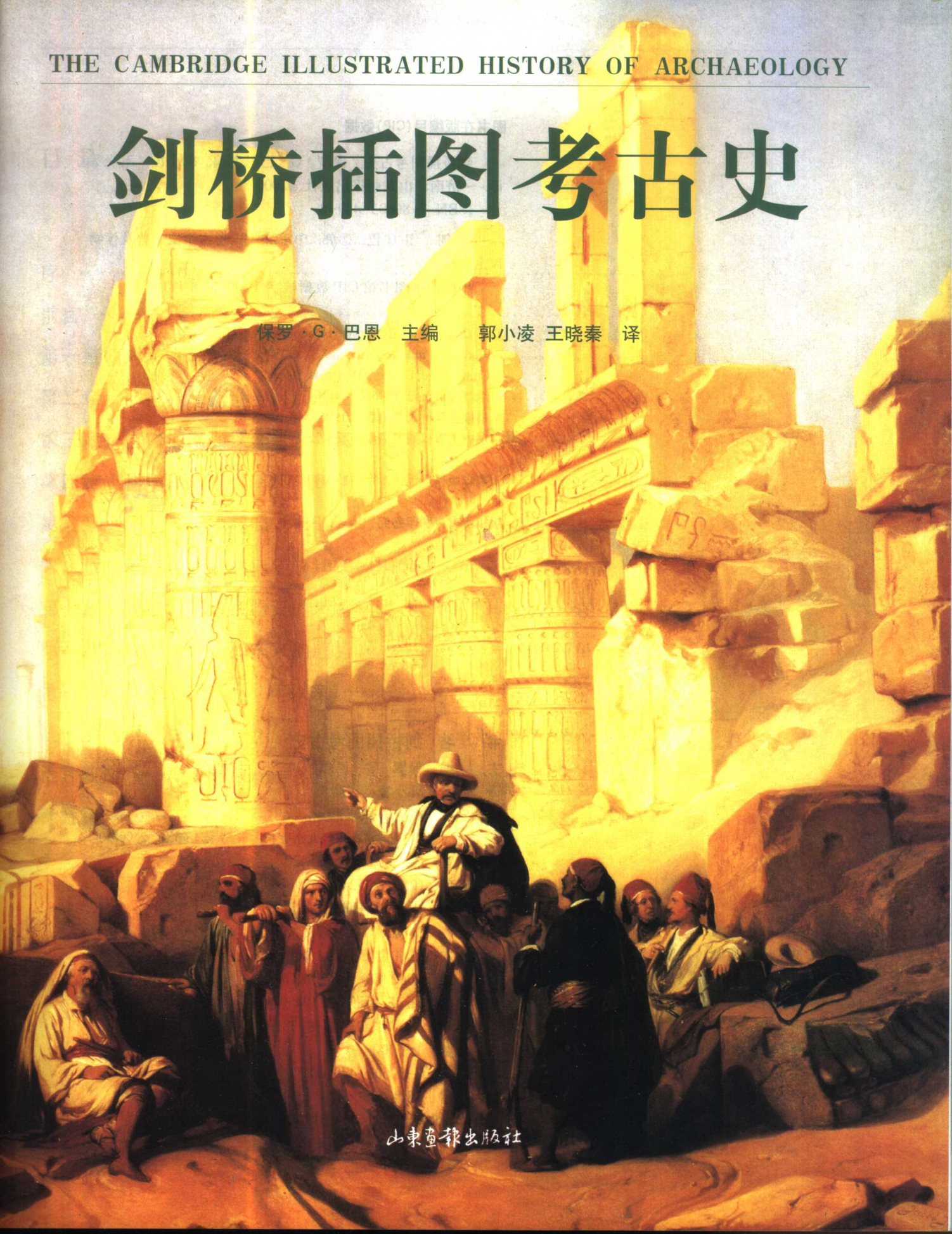


山東畫報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 剑桥插图考古史

保罗·G·巴恩 主编 郭小凌 王晓秦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插图考古史 / 保罗·G·巴恩主编; 郭小凌, 王晓秦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6  
ISBN 7-80603-449-8

I. 剑... II. ①巴... ②郭... ③王... III. 考古学史 - 普及读物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109 号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aul G. Bah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rst Published 1996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译出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公司帮助获得

山东省版权登记 图字: 15-1998-00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书 名 剑桥插图考古史

主 编 保罗·G·巴恩

译 者 郭小凌 王晓秦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总 编 室 (0531)2060055-5420

发 行 部 (0531)2052472 2906847 (传真)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889 × 1194 毫米)

23 印张 236 幅图 382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449-8/K · 109

定 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扉页前一页的图片: 1748 年在意大利古城赫库兰尼姆的一次发掘。路易斯·让·德普雷画于 1781 年。

扉页图片: 希腊底比斯的凯尔奈克宫殿废墟。雅各布·雅各布斯 (1812-1879) 画于 1856 年。



## 撰稿人:

保罗·G·巴恩 (Paul G. Bahn, 西欧旧石器时代部分)

吉纳·巴恩斯 (Gina Barnes, 达勒姆大学, 远东部分)

卡罗琳·伯德 (Caroline Bird, 墨尔本的特罗布大学, 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部分)

彼得·博古茨基 (Peter Bogucki, 普林斯顿大学, 中欧东欧部分)

菲利普·杜克 (Philip Duke, 杜兰戈的卢威斯堡学院, 北美部分)

克利斯托弗·斯凯瑞 (Christopher Scarre, 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研究所, 西欧部分)

克利斯托弗·埃登斯 (Christopher Edens, 哈佛大学, 近东、中亚、印度部分)

大卫·吉尔 (David Gill, 斯旺希大学学院, 古典世界部分)

约翰·霍弗克 (John Hoffecker, 阿尔哥国家实验室, 中欧和东欧旧石器时代部分)

克利斯托弗·米 (Christopher Mee, 利物浦大学, 希腊和爱琴海部分)

卡萨利纳·斯赖伯 (Katharina Schreiber,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拉分校, 拉丁美洲部分)

斯蒂文·斯内普 (Steven Snape, 利物浦大学, 埃及和黎凡特部分)

安·撒克里 (Anne Thackeray,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非洲部分)

以及

克劳迪·科恩 (社会科学研究高等学院, 巴黎)

安德鲁·弗克森 (Andrew Foxon, 赫尔城市博物馆)

艾丽斯·基欧 (Alice Kehoe, 密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

卡尔·兰伯格-卡洛夫斯基 (Carl Lamberg-Karlovsky, 哈佛大学)

玛丽·安·莱文 (Mary Ann Levine, 马萨诸塞大学安摩斯特分校)

## 中文译者:

郭小凌 (序、前言、第1-6章、考古大事年表)

王晓秦 (第7-8章)

王铁军 (进一步阅读书目、图片致谢)

---

## 目 录

序 .....	1
前言 .....	2
第一章 对考古学的考古 .....	9
第二章 旧世界和新世界 (1500-1760).....	27
第三章 古物学家和探索者 (1760-1820).....	52
第四章 科学和浪漫 (1820-1860).....	82
第五章 寻找人类的起源 (1860-1920) .....	116
第六章 考古学成熟的年代 (1920-1960) .....	190
第七章 新技术和众说纷纭的考古学说 (1960-1990) .....	266
第八章 目前的分歧和未来的趋势 .....	328
考古大事年表 (自 1500 年以来).....	348
进一步阅读书目 .....	352
图片致谢 .....	357
译后记 .....	361

## 序

我们均由过去塑造而成，因而对过去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由于过去是目前尚存的最后一块鲜为人知的大陆，其大片土地仍处在现代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所以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无异于是对这片尚未得到多少开发的广阔世界——我们自身和人类文化的起源——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考察，正是考古学给我们勾勒出了从现在通向人类形成的那个奇异年代的一些基本轨迹。

考古史是极为引人入胜的，它内含着无可数计的伟大发现：阿尔塔米拉的野牛群像和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图坦哈蒙的陵墓和埃及法老传奇般的财富；复活节岛及其不可思议的“隆哥-隆哥”文字<sup>①</sup>。可以说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和每一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考古学。由于这个学科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才使得我们首次有可能构建出真正的世界史，或者说真正的世界史前史。

本书的最动人之处就是它讲述的故事只是刚开了一个头儿，这是因为考古学虽然可以追溯到醉心于收集古物的古巴比伦君主那波尼德以及古罗马和中华帝国早期的古物鉴赏家那里，但它真正的开端一般认为还是在1859年，即人们认识到人类曾经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形成的年代要远远超出17世纪时由热诚的经院学者们所确定的公元前4004年的期限。这个认识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如同“探险家科尔特斯”在首次看到太平洋时仿佛望见了“鲜为人知的达连山<sup>②</sup>的山峰”一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人类存在的时空范围而言）。如果我们把考古学看作是对人类历史的调查研究的话，那么这一认识的出现就标志着这个学科的真正诞生。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当前众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已不仅来自新的发掘，而且也出自诸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新技术的应用，它们大大改变了我们研究和理解过去的的能力。此外，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已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我们不只在重新发现过去，而且是在创造过去。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各种史料自己不会直接说话，必须由人来解释它们，而我们正是它们的解释者。所以，在我们看来，“过去”尽管是建立在经考古学家的探铲挖出的全部伟大发现基础上的，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我们的创造之物。所以，考古学史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历史，它不单讲述关于考古发现和新型研究技术的故事，还涉及到新的解释范式。我们虽然是由过去塑造而成，但我们实际上又通过考古实践在为我们自身创造着过去。因此考古学的历史乃是我们自我认识的历史。

理学博士、不列颠学会会员、文物收藏协会会员、  
迪斯尼特聘考古学教授、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所长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

凯姆斯托恩的伦弗鲁爵士

<sup>①</sup>指刻在石板、木简等书写材料上的文字符号，当地人称 rongo-rongo，至今未能破译——译者注。

<sup>②</sup>位于巴拿马——译者注。



## 前言

“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概念,目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对古代的研究”,它意味着对人类过去的遗存(从人类原始时期的用品到昨天刚丢弃的垃圾)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这个概念是由古希腊人无意中首先创造出来的,原形是 archaiologia,意即对古代事物的讨论。它起初用来说明远古时期,比如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有个哈利卡纳苏人狄奥尼修斯写了一部罗马史,自罗马起源写到布匿战争,书名便叫《罗马考古》。

然而,“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一词则出现于公元1世纪,具有某种专门的含义。在希腊人那里,它指的是在舞台上通过哑剧形式再现古代传说的演员。但在后来,考古学家和考古学这两个词都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公元17世纪才得以重新出现。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收集古罗马遗物的里昂医生兼古物研究者雅奎斯·斯蓬(Jacques spon),他不仅引用了“archaeology”(考古学)这个词,而且还用“archaeography”来表示同一个意思。但目前只有前一个词保存下来,成了国际通用的词汇。

说起来十分有趣,“考古学家”这个词曾被用来表示在舞台上手舞足蹈、展现古代传说的演员。事实上这个词的含义也没有多少变化。正像本书所描述的,现代考古学的活动大体可视为两个分头平行上演的肥皂剧。第一出剧包含考古学家自身,他们的不同个性、影响、友谊和关系,他们之间的竞争和敌视,当然也如同所有肥皂剧一样,还经常有人死亡,有新人物出现,从而把充满生机的新鲜气息注入剧情。剧中也有结党营私的现象,有权力集团和秘密结社,有高尚的圣人

长期以来,过分专注于过去一直被视为一种古怪行为,所以毫不奇怪,考古学的历史多同那些独立思考、常有奇谈异想的名士有关。这幅名为“罗马最优秀的古物收藏家会议”的讽刺画,系由18世纪罗马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画家皮耶罗·莱昂内·盖齐(Piero Leone Ghezzi)于1728年所作。显而易见,盖齐是与会者中最清醒稳重的人,他正在后侧做笔记。前面坐着的人是著名古物收藏家巴隆·封·斯托克男爵(Baron von Stosch)。



和卑鄙的小人，有令人厌恶者和为害乡里的恶霸，还有知情人和局外人。总之，生活中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可谓应有尽有。

第二出剧的内容是关于考古学家们对过去的认识，由于新证据的涌现或旧证据需要重新解释，加之考古学家们自身的个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等因素始终掺杂在他们的解释当中，所以这些认识在不断地更改。正像任何优秀连续剧中的情形一样，有突如其来的震惊，有错综复杂的剧情和转移注意力的闲扯。这是两出没有结局的肥皂剧，但它们都要求有一股川流不息、不断更新的活水——一些标新立异的人物以及一些惊世骇俗、极富魅力的发现——来保持观众的浓厚兴趣。如果没有观众，那它们就会处境困难，或许有被取消播映的危险。

第一出肥皂剧涉及考古学家及其个性，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第二出剧是叙述由考古学家们拼凑而成的过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成分。大多数考古学家力求客观地重现过去，努力想发现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但在缺乏能够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机器的条件下，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好成果仍是一种可以为人所接受的虚构故事——一种根据恐怕是无法验证的资料推演出来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是因为文字史料始终是主观性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但对于无文字可考的各个时期来说，考古学是我们得出一种有根据的猜测的唯一手段。

考古学家们的记述通常得到对过去所绘制的一些复原图样的说明和支持，近些年来我们已认识到，许多诸如此类的复原形象——如对尼安德特人之类不同的古人类化石的复原——不仅愉悦和教育了大众，而且在影响考古学论争和促使出现一些偏颇性的解释方面实际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科学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偏颇”中，通过话语和视觉形象所表现的各个故事情节来展开自己的活动的，这种文学的偏颇允许一些传统神话占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在那里能看到富有感染力的词汇或栩栩如生的画面，它们比起白描式再现过去要更具魅力、更容易打动人心。例如，当小玛丽亚·德·索图奥拉（Maria de Sautuola）第一次发现位于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顶部的大型野牛画时，她并没叫喊“公牛！公牛！”假如她说了什么的话，她也会喊“爸爸，你看，牛！”在苏卢特（Solutre）所发现的群马被驱赶和滚下山崖的戏剧性画面，促使第一部关于史前史的长篇小说问世，但这部小说对那个遗址却始终没有给出真实的描述。在图坦哈蒙墓的入口处，卡那封（Carnarvon）问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是否能看到什么。卡特的答复并非是“是的，有各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按照卡特个人的笔记，他的回答是：“是的，真是妙不可言。”前面那句著名的话其实是后来阿瑟·迈斯根据卡特的笔记写的。恩里克·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并不是因为小时候得到了一本带有烈火中的特洛伊城插图的书，从而激起了他寻找该城的欲望。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趣要到很晚才产生，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没有在迈锡尼的发掘现场向希腊国王十分匆忙地发出电报，称“我已看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孔”。这个情节是后来发明的。马萨达（Masada）的保卫者们集体自杀这一令人动容的英雄壮举，很有可能是一场屠杀，是后来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为个人目的而改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约瑟夫斯的艺术加工，尽管发掘者伊哥尔·亚丁（Yigael Yadin）极力想使考古

材料适合古代史家那更鼓舞人心的有关事件的描述。

本书依照年代的顺序叙述考古学的缓慢进步。从早期古物收集者们盲人瞎马般的摸索到当前高技术、多学科项目的研究，从博学家时代到高度的专业化阶段，从一窝蜂地争挖奇珍异宝到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探寻。它在讲述一个人们认识不断提高的故事：关于过去的证据是能够幸存下来并且是可以找到的，证据中隐含的秘密也是能够被发现的。它在讲述一个人们日益关心过去的故事，由于这种关心，过去的证据才得以发现并得到了解释。它在讲述一个考古学的进步与技术进步——从航空摄影到定年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之间紧密联系的故事。考古学的一个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大大提高了获取信息的能力。比如，现在从一块陶瓷碎片上便能提取多种多样的信息（它的年代、装饰、原材料及其来源、烧制的温度），大概还能识别出它曾经盛过什么食品。

考古学不再仅仅着眼于发现古文物了，尽管这仍是考古学相当重要的任务。今天的考古学更多地关注于发掘古文物的内涵。因而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兼顾石破天惊的发现和具有同样举足轻重作用的思想的发展，如考古学家们如何努力认识过去，从初始时幼稚的断言和思考，到当前所谓后现代的冥思苦想以及对“事实”的怀疑。

同时，本书试图把许多主要的历史人物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显而易见，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仰、他们的师承关系、他们的朋友和宿敌的重大影响。这一点绝不是什么新颖的看法，早期的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有种种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要仰赖统治者的慷慨捐助。所有作者们的观点都不可避免地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但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局限一味看成是消极现象，因为当学者们在努力坚持或反之要打破

尊显的人生。由来自克里夫的亨德里克三世所绘(1584年)，图为枢机主教菲代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位于罗马的宫殿和花园，园内陈设着这位枢机主教收藏的部分古罗马文物。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迷恋古希腊和罗马古代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种对古典的文化诉求中，隐喻着社会等级的合法化和财富的差异。



一种为人们所珍惜的状态时，固有的偏颇能够大大激励人们的创造性。

虽然这是第一部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对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考察的书，但某些读者仍有可能发现，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它主要兴起于欧洲，缘由于当时的人们企图认识他们所意识到的遥远的过去。欧洲人通过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极力想理解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他们最初为了寻找与古典世界和基督教史有关的各种文明的痕迹而着眼于埃及和近东地区。这些地区曾被视为西方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摇篮。只是在相当晚后的时候，考古学的兴趣才传播到其他地区。因而对欧洲的强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同样，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不得不把西欧和东欧分开来叙述，因为二者在过去许多岁月里所走的道路是相当不同的。

在撰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世界考古史的题目过大，以至于不可能将如此丰富的内容充分纳入到一本书当中。事实上本书的全体撰稿人均能根据他们自己研究的时代和地区，十分轻易地向书中堆砌材料。问题在于我们想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和人们所知甚少的事物之间、在考古学的一些最伟大突破和有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或发现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本书在后几章中很少强调具体的考古遗址和个人，因为要想对最近的事件做出充分的考察，并对它们在整个考古史上的真正意义和重大作用做出准确估价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本书的作用之一是鼓励读者、尤其是学生读者深入查阅这个学科的一些被世人忽略的旧作。面对着日渐增多的文献作品，人们能够理解学生们为何不愿阅读那些似乎过时的、与现实没有关联的过时材料，况且这些材料中的大

1854年8月24日进行的第一次“水下发掘”。这幅水彩画表现伯尔尼的地理学家阿道夫·封·莫尔洛(Adolphe von Morlot, 1820—1867年)手持鹤嘴锄和捞网，在莫尔格斯的冉弗希湖——瑞士湖上居民居住遗址的木桩中搜寻。湖上居民的遗址是在此前一年发现的。

他的头盔用锌片制作，镶有一块玻璃面板，用皮带紧缚在他肩膀上，洛桑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特鲁瓦永(Frederic Troyon)和F·弗莱尔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他输送空气。气体从他的下巴底下泄漏出来，形成大的气泡，这是因为头盔同他的身体不能严密结合。

莫尔洛在不久写给费迪南德·凯勒(Ferdinand Keller)的信中说：“在淡蓝色微光下，站在那些古代木桩中间，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自19世纪以来,考古学已为民族自豪感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出口,这种表达通常是无害的,但偶尔也具有负面影响。右图为“英武的高卢人”的缩影,系凯尔特入埃布罗思部落的首领安比奥里克斯的青铜像,它矗立在比利时坦格奈斯的市场。这里不难发现阿斯特里斯、阿比里克斯和格塔菲克斯,在歌西尼和乌德尔佐的那场既有名又滑稽的脱衣舞中所嘲弄的那种高卢态度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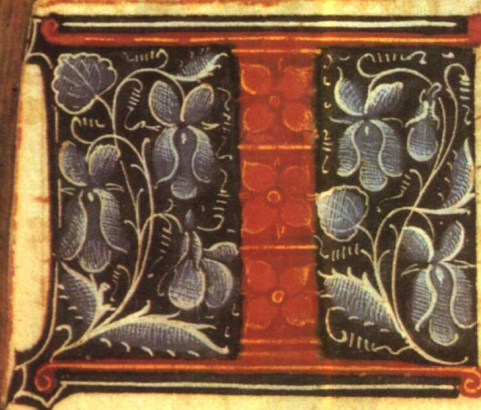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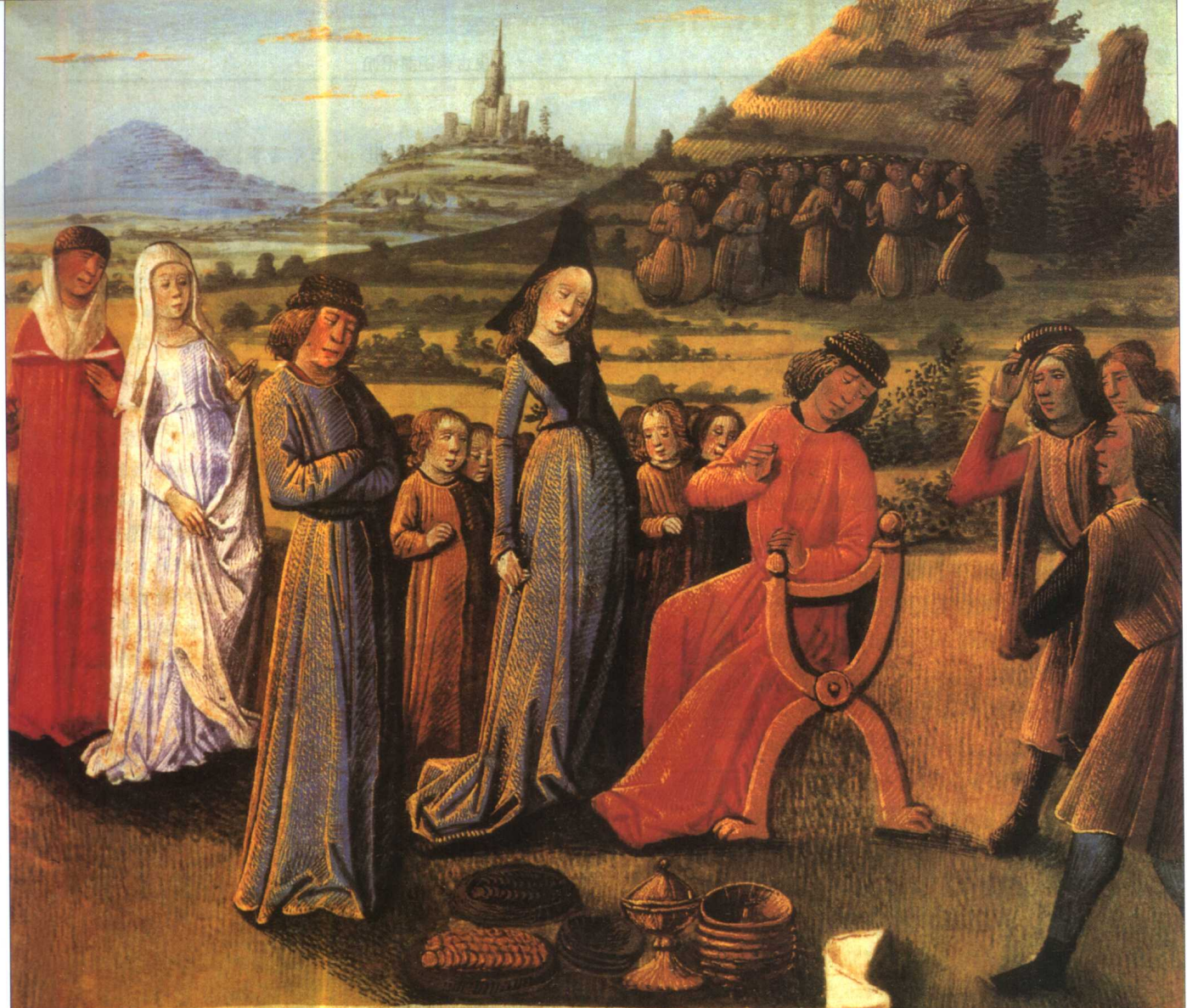
部分还是用某种外文写的。然而,他们却能在尘封已久的19世纪的学术成果中发现未知的思想财富,它们将表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新思想不是从持续积累起来的相对陈旧的观念中脱胎而来,根本没有什么突兀的发现或者冷不丁儿冒出的灵感。认真研究这个学科形成的各个阶段,人们将受益匪浅。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学者和博学家最终都成了名家。

以我个人为例,当我在20年前开始研究比利牛斯省(法国比邻大西洋的一个省份——译者注)的时候,我发觉我对19世纪的法国考古学文献有了全新的认识。文献中有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由于我读到他们透彻的见解和感受到他们在与同事交换意见时的诚恳,往往直抒胸臆,他们因此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也为这些先行者的成就而感到震惊。例如,普埃什神甫(the abbé Pouech)于1847年在勒荷姆洞穴中为发掘熊骨,把发掘现场的表面划分成一米见方的块,赋予每个方块一个字母,为的是看清熊的骨骼是否完整。1870年,埃米利安(Emilien)和查理·弗罗萨尔(Charles Frossard)在奥兰山的马格德林文化的洞穴中提取了一些沉积物,利用一种虽然粗糙但很有效的浮选法对沉积物进行筛选,找出了已经炭化的草莓和紫莓的种子。1878年,费利克斯·勒尼奥(Felix Regnault)试图从伽尔伽斯旧石器时代洞穴发现的腐骨中分离出咬碎的骨头,以便研究大型食肉动物咬碎骨头的行为,这帮助他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爱德华·皮耶特(Edouard Piette)是为数众多的领域的先驱,他不仅通过选择适当的地形地貌展开系统的搜寻,从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而且在测量和保护发掘现场以及在思路开阔的众多解释方面,也开了风气之先。他提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便出现了半驯化的动物,并有可能出现了植物的栽培。在比利牛斯省的考古中,甚至还出乎意料地产生了一位英国考古先驱,他名叫巴林-古尔德,是后来《前进中的基督士兵》的作者。他1847年在波城度假,时年13岁,发掘了一座铁器时代的墓冢。三年之后,他又发掘了一处颇为重要的、地面铺设马赛克的罗马别墅。如果说仅在比利牛斯地区便

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古文化遗址，产生了如此广泛多样的研究成果，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献中又会有多少宝藏有待开发呢？

在剑桥出版的有关考古史的著作中，我以为向业已卸任的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致敬是非常合适的。他的神来之笔以及他那引人入胜的课程，使几代读者和学生结识了出现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人物和透彻的见解。本书是奉献给他的一种感念。我们希望他称许并欣赏这部书的内容。

保罗·G·巴恩



*Am cantū illa  
fimerat. Cum  
me audiendi  
avidū stupente  
qz arrectis ad  
huc auribus*



## 第一章 对考古学的考古

如同任何研究领域一样，考古学没有一个固定的起点。人们对过去的好奇心不是什么新鲜的感觉，它为人类所普遍共有。人们一直知道很久以前就有其他人存在。在考古学或古物研究活动出现之前，关于过去时代的知识仅仅来自文字记载、口碑、宗教信仰以及传说和迷信。在不少农村地区，直到20世纪情况也仍然如此。过去留下的最明显的遗迹就是笼罩在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屹立在地表的纪念碑或建筑物废墟。这些遗物刺激了人们的想象，他们通常把这一切归结为鬼斧神工的结果，其中很自然地多认为系由某些巨人所为。在有些基督教社会里，古代的纪念物最终是同鬼怪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西南欧，史前岩石艺术遗址和巨石陵墓则往往被冠以中世纪早期摩尔人征服者的名称。

在20世纪以前，大多数人实际上极少出门旅行，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血统意识和连续性的感觉，牢固地附着在某一地方的土壤之上。并且无论是在古代世界还是在中世纪，人们都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繁衍生息的地方有可能是有关过去的信息之源这一点一无所知。大多数古文物是由于耕作或建筑活动而被偶然发现的。任何一次挖掘古物的活动都包含着搜求金银财宝的动机，或者是为了寻找圣人们的遗物（在中世纪的欧洲）。

考古学的起源是同一些先驱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仅对过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认识到还有一种与古典文献记载有所不同的历史，可以根据遗留在地下的痕迹（的确无处不在）恢复起来。

### 近代以前对过去的认识

已知最早的考古调查是由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进行的。他在公元前6世纪掘开了一座神庙的地板，挖出了下面近2000年前的基石。他注意寻找神庙废墟的建筑规划，从这些“发掘”中收集各种古物。纳波尼德根据他的宗教改革路线致力于正确复原这些神庙，强调他的帝王权力是从早期的国王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他的铭文谈到了这一点：

他在（伊巴巴尔神庙）的地基中看到了一尊纳拉姆辛的父亲萨尔贡的雕像。像的半个头部已经破碎，损毁严重，以致雕像的面容已无法辨认。由于对众神和王权的敬重，他召来了能工巧匠，对雕像的头部进行了修复，复原了它的面孔。他没有变换它的安放地点，仍把它安置在伊巴巴尔庙中……

无论纳波尼德使用的技术与19世纪的发掘技术多么相像，他却并非是一位早期的考古学家。然而，他对过去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他女儿的家里有一个专门的房间，收藏着当地出土的古文物。

在巴尔干半岛东部，一位5世纪的色雷斯公主的墓葬中有一把旧石器时代的

左图：埋在地下的宝库。这个场景出自一部1477年的法国手稿。以道德教训为借口而发掘地下陪葬的宝物。坐在椅子上的是一位行政官员，代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人，其脚边摆放着他的财宝。下方有个人正用鹤嘴锄在地上挖洞。



石斧。即使是神圣的皇帝也不能避免考古的诱惑。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古罗马传记作家——译者注）告诉我们，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世纪“收藏有众所周知的‘巨人’——已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物的巨大头骨，以及古代英雄们的武器”。这种对“古代英雄”的兴趣可以追溯到通常所认为的考古学之父——荷马那里。正是荷马借助他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战争和在《奥德修记》中对不同土地上的民族的描述，才使人们的目光转向过去。

## 近 东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sup>①</sup>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有沿袭了2500年的文学传统，另有1000年的历史隐含在神话和口头传说当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名望使它的许多传统载入包括《圣经》在内的相邻地区的古代文献当中。这种文学传统明显地包含一些诸如王表、年表、年代记、史诗、悼词之类的史料。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积累，这些历史文献便作为培训书吏的教材被反复地加以复制，并通过图书馆传播开来。到了伟大的亚述国王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北部）的时代，以及公元前一千纪尼布甲尼撒（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译者注）的时代，具有教养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便成了漫长的历史传统意识的继承人。

西亚人对过去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就是人类世界是由神灵创造的，需要一位

嗜血成性的亚述人。在这块会战中的战车与骑兵的浮雕上，战败的敌人在马腹下遭到践踏，一只秃鹰盘旋在上方。



<sup>①</sup> 古希腊人对西亚两河流域的称呼——译者注。